

中国古典小说论稿

程国赋 著

中华书局

本书获得以下项目资助：

教育部 2012 年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广东省高校 2011 年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

广东省高校 2010 年高层次人才项目

目 录

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研究	1
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	29
论先秦神话中的大荒意象及其文化底蕴	42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49
唐代小说创作方法的整体观照	63
唐代小说中昆仑奴现象考述	77
结构的转换	
——唐代小说与后世戏曲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	87
《古镜记》研究综述	95
《莺莺传》研究综述	100
论元稹的小说创作及其婚外恋	
——与吴伟斌先生商榷	108
《李娃传》研究述评	116
《李娃传》嬗变研究	123
《柳毅传》成书探微	134
《柳毅传》的演变过程	140
《太平广记》阅读札记二则	151
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159
唐代传记与小说研究的成功开拓	
——《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序	163
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	167
明清通俗小说识语研究	187
明清通俗小说凡例研究	204
明清通俗小说读者研究的世纪考察	223
从识语、凡例考察读者对明清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	237

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 ——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中心	249
顾元庆新考	260
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	271
《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作者探考	279
《广东新语》的文学价值	288
评《红楼梦辞典》	296
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著录标准及著录特点	299
 附 录	
唐代士族之家不愿娶公主之原因考述	309
清代王琦生平考证	314
评傅璇琮教授的唐代翰林学士研究	323
论傅璇琮教授的学术思想	330
古典戏曲意境分类说探幽	343
 1990 年以来主要著述目录	 352
 后 记	 361

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命名是小说作品最直观、最明显的外在形式之一，其中凝聚着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内涵与小说作家丰富多样的文学观念。透过古代小说的命名，我们可以考察古代小说观念的变迁，与此同时，古代小说命名与读者群体、小说传播关系密切。迄今为止，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尚未对此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古代小说的命名问题加以阐述。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概念加以界定：第一，本文所讨论的古代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第二，为集中论述，本文提到的小说命名主要指小说的篇名或小说集名称，不包括对诸如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公案小说等小说类型、流派以及小说作品中具体人物命名的讨论。第三，余嘉锡《古书通例》曾指出：“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①个别小说名称也存在后人追加的现象，另外，明人编书喜好随意改名，正如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言：“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②这种随意更改书名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晚清，邱炜萋《菽园赘谈》卷十三《说部不必妄续》云：“近来沪上牟利书贾，取时贤所著说部，改易名目，以期速售，如《后聊斋志异》、《续阅微草堂笔记》之类。”^③这类后人追加或随意更改的书名，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第四，后人为了避讳而将小说改名，比如，宋人为避赵匡胤始祖玄朗名讳，将《玄怪录》改为《幽怪录》。出于避讳而改动的小说书名也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按照以上界定，笔者在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

①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古书书名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0页。

②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2页。

③晚清·邱炜萋《菽园赘谈》，清光绪二十三年排印本。

试图对其命名问题加以阐述,分析古代小说命名的特点及类型,考察古代小说命名与小说观念的关系,探讨古代小说命名的广告意义以及与读者群体、小说传播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古代小说命名的特点及类型

中国古代小说的名称可谓纷繁复杂,不过其中亦有诸多规律可循。概而言之,古代小说命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就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小说的命名呈现出复合结构,即由A+B的形式构成。试举数例说明,如:《赵飞燕外传》、《古镜记》、《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这些小说名称中,赵飞燕、古镜、三国、西游、封神等是指小说的人物或题材、时代、主要情节等等,我们姑且称之为A类;传、记、演义等多与小说文体、编撰方式或创作观念相关,我们姑且称之为B类。在古代小说名称之中,省略A类的情况极为少见,如晚唐裴铏直接将自已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即为一例;省略B类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游仙窟》、《金瓶梅》、《今古奇观》等。综而观之,一般都是由A+B复合构成的。

第二,古代小说命名体现出与民间传闻之间的密切联系。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明确指出小说多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①,强调小说来源于民间。古代小说以“闻”、“传闻”、“新闻”、“旧闻”等为名者不乏其例(详见下文论述),体现出小说题材来源以及根据传闻而加工的创作手法。

第三,《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大约成书于先秦至汉代,与子书、史书之间关系密切,我们从其中小说命名可以推断,《周考》、《青史子》、《臣寿周纪》接近于史书,而《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等类似于先秦诸子著作。唐宋传奇中以“传”、“记”、“志”、“录”等命名的小说作品很多,到了后世这种命名现象在整体上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反映出古代小说逐步摆脱子、史的束缚,走向文体独立的演进历程。

第四,古代小说命名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风气。小说创作离不

^①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

开特定的时代,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时代风气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从小说命名方面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证。例如,唐代不少小说以“话”、“语”、“议”、“谈”等命名,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云溪友议》、《桂苑丛谈》等,这与唐代文士喜欢聚宴、交游、说话、谈谑的风气有关。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元氏自注记载自己与白居易等人聚会听说话之事:“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①唐传奇《任氏传》结尾也提到,作者沈既济与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等人“昼燕(按:同‘宴’)夜话,各征其异说。”古代小说以“话”、“语”、“议”、“谈”等为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人聚会、交游、说话的时代气息。

第五,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小说命名的广告意义渐趋明显,重视市场与读者需求,这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体现出商品经济繁荣的状况给小说创作、传播所带来的影响。

关于古代小说命名的类型,笔者根据以上提到的A+B复合结构的构成形态,主要按A、B两类情况分别进行论述。古代小说作品可谓汗牛充栋,难以一一列举,笔者主要选取历代较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命名举例论述。

(一)从A类命名情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以人名嵌入小说名称,包括以作者之姓名、字号命名,以故事讲述者命名,以小说中相关人物命名,将小说中人物姓名拼合而成等多种形式。

首先,以作者之姓名、字号命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宋子》、《黄帝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等作品虽已散佚,我们从其名称和佚文推断,应该是以作者之姓名或字号命名。后世小说《郭子》、《卢氏杂说》、《金华子杂编》、《东坡志林》、《都公谈纂》等均采取这类命名方式。

其次,以故事讲述者命名。例如,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刘禹锡所言前代轶事,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记录史臣柳芳被贬时从高力士处闻知玄宗朝宫廷故事,皆属此类。

^①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收入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唐诗》,第6册,第4531页。

再次,以小说中相关人物命名,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例如《燕丹子》、《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梁四公记》、《任氏传》、《冯燕传》、《莺莺传》、《柳毅传》、《明皇杂录》、《虬髯客传》、《韩擒虎话本》、《王幼玉记》、《谭意歌传》、《李亚仙》、《石头孙立》、《金云翘传》、《如意君传》、《华光天王传》、《韩湘子全传》、《洪秀全演义》、《老残游记》等。

最后,将小说中人物姓名拼合而成,这种命名形式一般认为是受《金瓶梅》的影响^①,《金瓶梅》就是从小说中三位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名字中各取一字构成书名。实际上,早在元代,宋远为其所撰小说《娇红记》取名时已开其端,《娇红记》的命名系从小说中两位女性王娇娘、侍女飞红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平山冷燕》、《玉娇梨》、《春柳莺》、《金云翘》、《宛如约》、《英云梦》、《吴江雪》、《引凤箫》、《群英杰》、《雪月梅》、《林兰香》等均糅合小说人物姓名而成小说书名。

2、以小说情节、主要事件、故事发生的地点或时代等命名。

首先,以小说情节或主要事件命名,这是古代小说普遍采用的命名方式之一,例如《异梦录》、《冥报记》、《武王伐纣书》、《秦并六国平话》、《西游记》、《封神演义》、《剿闯通俗小说》、《女开科传》、《聊斋志异》、《扫荡粤逆演义》、《官场现形记》等。

其次,以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或创作地点为名,如《十洲记》、《湘中怨解》、《杜阳杂编》、《北里志》、《三水小牋》、《广陵妖乱志》、《淞水燕谈录》、《水浒传》、《辽东传》、《蓝桥记》、《西湖二集》、《西湖佳话》、《台湾外纪》等。

最后,以小说故事发生或编撰的时代命名,例如《周考》、《大唐新语》、《开元天宝遗事》、《中朝故事》、《太平广记》、《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三国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列国志传》、《隋唐演义》、《东西两晋演义》、《西汉演义》、《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等。

3、以“奇”、“异”、“怪”等代表题材选择、创作倾向、审美趣味或具有广告意义的词语命名,例如:《神异经》、《列异传》、《孔氏志怪》、《广异记》、《独异志》、《东阳夜怪录》、《集异记》、《博异志》、《传奇》、《拍案惊奇》、《九命奇冤》等。这是古代小说相当常见的命名方式之一。

4、以小说创作主旨或作品的寓意命名,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① 苏建新《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第四章《才子佳人小说考辨》认为“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喜欢效法《金瓶梅》的这种取名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5 页。

卷九引郭宪《洞冥记》自序声称此书取名意在“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故曰‘洞冥’。”^①另外,如《鉴诫录》、《前定录》、《青泥莲花记》、《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清夜钟》、《壶天录》、《红楼梦》、《醉醒石》、《照世杯》、《五色石》、《遍地金》、《风月梦》、《忠烈全传》等均寓含小说创作主旨或者寓意,以《红楼梦》为例,清代梦觉主人《红楼梦·序》云:“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②阐明《红楼梦》一书命名所寓含的深意。

(二)从B类命名情况来看,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以“传”、“外传”、“记”、“纪”、“志”、“录”等与史传相关的词语作为小说名称,如《十洲记》、《列仙传》、《蜀王本纪》、《洞冥记》、《赵飞燕外传》、《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幽明录》、《启颜录》、《补江总白猿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无双传》、《高力士外传》、《古镜记》、《冥报记》、《广异记》、《枕中记》、《周秦行纪》、《博异志》、《独异志》、《宣室志》、《定命录》、《玄怪录》、《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绿珠传》、《谭意歌传》、《杨太真外传》、《江淮异人录》、《云斋广录》、《水浒传》、《三遂平妖传》、《金统残唐记》、《西游记》、《说岳全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等。

有些小说直接以“史”、“史补”、“阙史”、“外史”、“艳史”、“逸史”、“史遗文”、“后史”、“小史”等词语命名,如《唐国史补》、《唐阙史》、《逸史》、《燕山外史》、《隋炀帝艳史》、《禅真逸史》、《禅真后史》、《隋史遗文》、《女仙外史》、《龙阳逸史》、《岭南逸史》、《放郑小史》、《驻春园小史》、《儒林外史》等。

2、以“说”、“语”、“话”、“议”、“言”、“谈”等与谈谑、说话风气相关的词语命名,如《世说新语》、《隋唐嘉话》、《大唐新语》、《玉堂闲话》、《戎幕闲谈》、《云溪友议》、《唐摭言》、《北梦琐言》、《庐山远公话》、《绿窗新话》、《贾氏谈录》、《青琐高议》、《梦溪笔谈》、《澠水燕谈录》、《冷斋夜话》、《剪灯新话》、《剪灯馀话》、《松窗梦语》、《览胜纪谈》、《客座赘语》、《古今说海》等。

^①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孙猛校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②清·梦觉主人《红楼梦·序》,甲辰本《红楼梦》卷首。

3、以“闻”、“见闻”、“传闻”、“新闻”、“旧闻”等与传闻有关的词语为名,如《纪闻》、《皮氏见闻录》、《南楚新闻》、《涑水纪闻》、《洛阳缙绅旧闻记》、《闻见近录》、《春渚纪闻》、《江湖纪闻》、《邵氏闻见录》、《湖海奇闻》、《今古奇闻》等。

4、以“编”、“集”、“杂俎”、“笔记”等命名,如《杜阳杂编》、《灵怪集》、《异闻集》、《王氏见闻集》、《酉阳杂俎》、《老学庵笔记》、《绀珠集》、《花影集》、《效颦集》、《钟情丽集》、《语怪编》、《艳异编》、《续艳异编》、《燕居笔记》、《稗史汇编》、《阅微草堂笔记》、《坚瓠集》、《娱目醒心编》等。

5、以平话、诗话、词话、演义、志传、故事、公案、传奇、话本等命名,如《苏氏演义》、《中朝故事》、《韩擒虎话本》、《秋胡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秦并六国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唐秦王词话》、《金瓶梅词话》、《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封神演义》、《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百家公案》、《龙图公案》、《明镜公案》、《新民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今古传奇》、《施公案》、《彭公案》、《洪秀全演义》等。

6、直接以“小说”命名,如《殷芸小说》、《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顾氏文房小说》、《广四十家小说》、《烟霞小说》、《六十家小说》、《幻遇奇缘小说》、《古今小说》等。

(三)其他命名情况:

1、一书而多名,如北齐入隋的颜之推所撰《冤魂志》又名《还冤志》、《还冤记》、《北齐还冤志》等;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又名《白猿传》、《续江氏传》等;《柳毅传》又名《洞庭灵姻传》;《封神演义》又名《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商周列国全传》;《红楼梦》又名《石头记》、《风月宝鉴》、《情僧录》、《金陵十二钗》;《海上花列传》又名《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等。

2、书名相同或相近,而描写的内容则各不相同,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如清代陈天池撰《如意君传》,与描写武则天淫秽之事的明代《如意君传》同名,但不是同一部小说;清代佚名著《莲子瓶演义》,与乾隆时《离合剑莲子瓶》虽然书名相近,也并非同一部小说。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特点加以简要阐述,并就古代小说命名的类型进行探讨。总的看来,不管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均呈现明显的A+B型的复合式结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小说作品命名蕴含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方法,通过对古代小说命名

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小说的创作观念、创作主旨与创作手法,洞察作家群体的创作心态以及小说作品的时代特征。

二、古代小说命名与创作观念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观念复杂多样,小说命名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一个独特视角。笔者根据现存文献选取补史说、娱乐说、劝戒说等几种创作观念,从小说命名的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小说命名与补史说。从古代小说的命名实践来看,以“记”、“传”、“录”等命名,体现出较强的“补史”意识。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跋》中就明确指出:“(《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①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评论者,往往以是否符合史实作为评价小说成败优劣的标准。从作者层面来看,唐代郑繁就直接将“传信”一词嵌入小说书名,他在《开天传信记·自序》中指出:“辄因步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斗筲微器,周鼎不节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观其志,宽其愚,是其心也。”^②郑繁按照史家“实录”的笔法创作小说,以“搜求遗逸,传于必信”作为取材、创作的基本要求。从评论者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清代学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评价《梁四公记》时认为:

《梁四公记》,唐张说撰。点阅《梁四公记》。其曰:魏兴和二年,崔敏、阳休之来聘。敏字长谦,清河东武城人,博学瞻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案《魏书》、《北史》孝静帝兴和二年,止云崔长谦使梁,不言有阳休之。盖本纪多止载使主,不载使副,故《魏书》载天平四年兼散骑常侍李楷、兼吏部尚书卢元明、兼通直散骑常侍李邺使梁,而《北史》止载李楷一人;《魏书》兴和元年载兼散骑常侍王元景、兼通直散骑常侍魏收使梁,《北史》亦止载元景一人。其实凡聘使必有主副两人,此可以补史阙也。……此

^①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西京杂记校注》本,第279页。

^②唐·郑繁《开天传信记·自序》,《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开天传信记》卷首,第347册,第217页。

《记》所言(崔)敏博综天文、律历、医方、药卜,兼精通南北论学,皆本传所未及也。^①

李慈铭同样是以史学家的眼光看待作为小说创作的《梁四公记》,他认为这部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就在于相关记载“可以补史阙也”,其中关于崔敏的文字“皆本传所未及也”。清代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论《松窗杂录》时也持有类似观点:“《松窗杂录》一卷。……书中记唐明皇事,颇详整可观,载李泌对德宗语论明皇得失,亦了若指掌。《通鉴》所载泌事,多采取李肇《邺侯家传》,纤悉必录,而独不及此语,是亦足以补史阙。”^②李慈铭、纪昀等人以史学家标准衡量小说,对《梁四公记》、《松窗杂录》作为小说创作的文体特性、艺术成就重视不够。

我们在上文谈到,有些小说直接以“史”、“史补”、“阙史”、“外史”、“艳史”、“逸史”、“史遗文”、“后史”等命名,这些作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补史”观念。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序》云:“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间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③李肇明确指出,自己创作《唐国史补》的意图就在于“虑史氏或阙则补”。

明清时期一些小说不仅以“史遗文”、“逸史”、“外史”等作为书名,而且还对取名的缘由加以阐释,明代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认为:“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盖本意原以补史之遗,原不必与史背驰也。”^④吉衣主人说得非常清楚,《隋史遗文》的命名就是以“遗文”辅正史,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明末《禅真逸史·凡例》也对书名进行解释:“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两朝隆替兴亡,昭如指掌,而一代舆图土宇,灿若列眉。乃史氏之董狐,允词家之班马。”^⑤“凡例”作者把《禅真逸史》与一

①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子部杂家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53—654页。

②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40页。

③唐·李肇《唐国史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唐国史补》卷首。

④明·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崇祯六年杭州名山聚刊《隋史遗文》卷首。

⑤明·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古本小说集成》据本衙爽阁本影印《禅真逸史》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般的“小说稗编”区别开来,以春秋晋国太史董狐、汉代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作为创作的榜样。清代《女仙外史》作者吕熊曾明确提出此书的取名原因,刘廷玑《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对此有所记载:

岁辛巳(按:康熙四十年,即公元1701年),余之任江西学使,八月望夜,维舟龙游,而逸田叟(按:吕熊号逸田)从玉山来请见。杯酒道故,因问叟:“向者何为?”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曰:“尝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①

吕熊有感于明代“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事迹湮灭无闻,希望通过创作《女仙外史》褒扬忠臣,黜罚奸佞,补充《明史》记载之不足,并由此抒发个人情怀。《女仙外史》第一百回《忠臣义士万古流芳 烈媛贞姑千秋不朽》陈奕禧回评曾对《女仙外史》的创作主旨予以揭示:“(吕熊)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②可见吕熊创作《女仙外史》的“大旨”在其小说命名中就得到集中体现。

其次,小说命名与劝戒说。就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整体而言,劝戒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古代小说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寓含着劝戒思想。五代时后蜀何光远将所撰小说取名为《鉴诫录》,其意不言自明,清代顾广圻《鉴诫录·跋》指出:“予向谓此书颇载极有关系文字,足当鉴诫之目。”^③顾氏认为此书文字记载贯彻了书名的鉴戒意图。

在明清小说创作之中,以书名阐发劝戒思想的现象十分普遍,劝戒内容相当广泛,宣扬社会教化、歌颂忠孝节义是劝戒说的重要内容,金陵万卷楼万历刊《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以“开迷归正”为名,小说“凡

①清·刘廷玑《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女仙外史》,第1110页。

②《女仙外史》第一百回《忠臣义士万古流芳 烈媛贞姑千秋不朽》陈奕禧回末总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4-1095页。

③清·顾广圻《鉴诫录·跋》,收入《尧圃藏书题识》卷六《子类三》,《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册,第123页。

例”对此作了必要的阐发,“凡例”第一则云:“本传独重吾儒纲常伦理,以严政教而参合释道,盖取其见性明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第二则云:“本传指引忠孝之门,发明礼义,下返混元,又是丹经一脉。”第五则云:“本传……固以开迷是良药苦口之喻,寓言若戏,亦以开迷,是以酒解醒之说,乃正人君子、忠孝立身者不迷,而且哂喋喋器器者之迷。”^①从以上文字来看,《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意在阐发儒家纲常伦理,向读者“指引忠孝之门,发明礼义”,并以此“开迷”。明末薇园主人以《清夜钟》作为自己创作的小说名称,希望它像寂静的夜间响起的钟声一般警醒世人,正如其《清夜钟·自序》所言:“余偶有撰著,盖借谭谭说法,将以鸣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著觉人意也。大众洗耳,莫只当春风之过,负却一片推敲苦心!”^②

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的命名较为普遍地体现出歌颂忠臣、贬斥奸佞的创作意图,这些作品将“斥奸”、“忠”、“烈”、“警世”等词融入小说书名,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皇明中兴圣烈传》、《警世阴阳梦》等等。明代吴越草莽臣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中认为,此书创作“唯次其(按:指魏忠贤)奸状,传之海隅,以易称功颂德者之口;更次其奸之府辜,以著我圣天子之英明。神于除奸,诸臣工之忠鯁;勇于击奸,俾奸谀之徒缩舌,知奸之不可为,则犹之持一疏而叩阙下也。是则予立言之意”^③。元九《警世阴阳梦·醒言》亦云:

生百魏忠贤,以乱一时忠佞之局,正生一魏忠贤,以定千秋忠佞之案。……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并摹其图像以发诸丑,使见者闻者人人惕励其良心,则是刻不止为忠贤点化,实野史之醒语也。^④

①《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凡例》,《古本小说集成》据金陵万卷楼万历刊本影印《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卷首。

②明·薇园主人《清夜钟·自序》,《古本小说集成》据路工藏本和安徽省博物馆藏本拼合影印《清夜钟》卷首。

③明·吴越草莽臣《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古本小说集成》据崇祯元年峥霄馆刊本影印《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卷首。

④明·元九《警世阴阳梦·醒言》,《古本小说集成》据崇祯元年刊本影印《警世阴阳梦》卷首。

歌颂忠臣,鞭挞魏忠贤等奸佞之辈,是时事小说普遍存在的创作观念之一,通过对忠臣与奸佞的对比刻画,从而达到劝世的目的。

明清话本小说的命名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劝戒观念,笔者以“三言”和《型世言》的命名为例试加说明。“三言”原名《古今小说》,共120种,后来改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劝戒色彩更为突出。衍庆堂刊印《喻世明言》的“识语”声称:“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显易,可以开口(按:原字缺)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①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也指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②劝戒之意相当明确。“三言”的命名形式以及其中寓含的创作观念对话本小说的命名也产生较大影响,例如,《型世言》塑造诸多忠臣、义士、烈士等形象,“以为世型”^③,作为世人的道德楷模。“三言二拍”的选本《今古奇观》一名《喻世明言二刻》;《石点头》又名《醒世第二奇书》;明末以后的小说创作如《二刻醒世恒言》、《警世奇观》、《警世选言》、《醒梦骈言》等小说的命名均不免沾染“三言”命名的影响。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笔炼阁主人比较注重通过小说命名阐发作品的创作主旨,他编创的《五色石》、《遍地金》等作品都是如此。笔炼阁主人在《五色石·序》中介绍此书命名时指出:“《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吾今日以文代石而欲补之,亦未知其能补焉否也。第而吾妄言之,而抵掌快心;子妄听之,而入耳满志。举向所望其如是、恨其不如是者,今俱作如是观,则以是为补焉而已矣。……予遂以‘五色石’名篇而为之序。”^④五色石是神话传说中女娲氏炼之以补天之物,笔炼阁主人以《五色石》为名,“以文代石而欲补之”,劝世、教化之意隐藏其中。《遍地金》实为《五色石》之前四卷,其书命名也是如此,以遍地金代指小说之文,通过小说描写弥补“缺陷世界,不平之事,遗憾之情”^⑤,从而达到讽喻社会、宣扬教化的目的。

①《喻世明言》识语,明代衍庆堂刊《喻世明言》卷首。

②明·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95页。

③《型世言》卷一第一回《烈士不肯君 贞女不辱父》回末评,中华书局1993年据崢霄馆刊本整理出版,第20页。

④清·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五色石》卷首。

⑤参见清代哈哈道士《遍地金·序》,据清乾隆、嘉庆间刊本《遍地金》。

在古代小说创作中,与上述作品相似,通过小说命名寓含劝戒观念的现象不乏其例,例如,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指出:“撒马尔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①清代酌元亭主人编次的小说即以《照世杯》为名,我们通过朱国祯之语可以窥见此书命名之由。

有些小说作品通过书名宣扬因果报应、劝人积善行德,明末小说《石点头》即为一例,该书取名借鉴“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明代冯梦龙《石点头·叙》云:“《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俚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②明末清初小说《醉醒石》表达了同样的创作主旨,缪荃孙《醉醒石·序》曾称赞此书:“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③《醒世姻缘传》的创作也希望通过一个两世姻缘的故事起到“醒世”的作用,这部小说分前后两部分,前二十二回描写前世姻缘,晁源射死仙狐,迫害其妻计氏致死;第二十三回起描写现世姻缘,晁源托生为狄希陈,受到分别由仙狐、计氏托生的妻妾薛素姐、童寄姐的虐待,清代东岭学道人《醒世姻缘传·序》云:

原书本名《恶姻缘》,盖谓人前世既已造业,后世必有果报;既生恶心,便成恶境,生生世世,业报相因,无非从一念中流出。……能于一念之恶禁之于其初,便是圣贤作用,英雄手段,此正要人豁然醒悟。若以此供笑谈,资狂僻,罪过愈深,其恶直至于披毛戴角,不醒故也。余愿世人从此开悟,遂使恶念不生,众善奉行,此之为书,有裨风化,将何穷乎?因书凡例之后,劝将来君子开卷便醒,乃名之曰《醒世姻缘传》。^④

东岭学道人在这则序言中解释取名《醒世姻缘传》的原因就在于借两世姻缘、因果相报的故事,“劝将来君子开卷便醒”,从而达到劝戒的

①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

②明·冯梦龙《石点头·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石点头》卷末。

③清·缪荃孙《醉醒石·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醉醒石》卷末。

④清·东岭学道人《醒世姻缘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醒世姻缘传》,第1537-1538页。

目的。

戒风月也是劝戒说的内容之一,明清小说的命名实践较为普遍地反映出这一创作观念。清代衞市道人撰《醒风流》意在反对当时盛行的才子佳人创作倾向,他在《醒风流·序》中明确指出:“既成,质之同志,同志曰:‘是编也,当作正心论读。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其功不小。’”^①作者希望此书对“世之逞风流者”有所规劝。甲戌本《石头记·凡例》也声称:“《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②以《风月宝鉴》为名,其用意相当明显。清代邗上蒙人《风月梦·自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戒世人:

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馀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或可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③

作者以自己三十馀年在风月场的经历撰成小说,取名《风月梦》,意谓“风月如梦”,希望世人以他为戒,不要重蹈覆辙。

最后,小说命名与娱乐说。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进程中,娱乐说起源较早,东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就已经指出:“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④强调小说“游心寓目”的功用。从小说书名的角度来看,隋朝侯白为自己的小说命名为《启颜录》、唐代佚名创作《会昌解颐录》,目的均在于取悦读者。明代嘉靖年间杭州书坊主洪楩编刊《六十家小说》,取名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通过这些名称不难窥见编刊者的创作意图。

①清·衞市道人《醒风流·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醒风流》卷首。

②《石头记·凡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卷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清·邗上蒙人《风月梦·自序》,《古本小说集成》据光绪丙戌印本影印《风月梦》卷首。

④晋·干宝《搜神记·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搜神记》卷首。